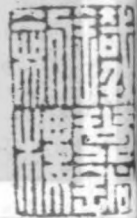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名還古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因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宗禎癸酉歲用家牀所藏舊刻本映鈔凡書四  
種是書及卧游錄山家清事揚太真外傳也  
冬日寫完志此明志記

博異志



谷神子纂名還古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  
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  
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

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鞠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

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

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  
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  
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  
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  
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  
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  
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  
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  
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  
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  
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  
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  
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  
青衣雙髮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  
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內廳揖坐云女郎  
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  
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  
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

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塔見白金書曰夜  
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  
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  
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  
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  
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  
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  
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  
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  
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  
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  
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  
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香入神仙纔一巡此  
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  
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  
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  
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  
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  
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  
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

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  
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  
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  
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  
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  
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  
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  
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  
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  
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  
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即可歸舟矣漢陽乃起  
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  
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  
方自息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  
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  
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滂  
出三人已卒其一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  
揚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  
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



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

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大王魚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無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

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  
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  
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  
專者自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  
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  
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  
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

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  
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  
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  
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  
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  
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  
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伏  
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

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清朗  
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  
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  
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  
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  
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  
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  
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  
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  
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  
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  
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  
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  
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  
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  
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  
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  
性輕桃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  
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

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媪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槁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  
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  
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  
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  
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  
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  
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  
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

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  
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抄每巖中有清泉一眼  
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  
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  
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  
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  
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  
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  
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

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僮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

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  
人上纜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  
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  
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  
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  
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  
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  
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真觀中文本

真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  
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堅報云上清童子元  
寶故此然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  
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  
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  
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  
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  
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  
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昏相舂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  
憐愛自漢成帝遂馱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  
常厥居間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  
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  
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  
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  
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  
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文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  
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

是異人乃母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  
令人潛送詰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  
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  
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  
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  
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  
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  
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  
本遂薨

沈亞之對謝西公雷軍聖世昔良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  
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  
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贖故豪洞門曲房之第  
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  
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  
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  
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  
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  
麗人幸少畱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  
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  
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  
篇鳳即起從東廡下机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  
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  
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  
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  
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  
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即於懷  
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  
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

吳侍吳王父之間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  
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  
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  
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  
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  
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  
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

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  
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  
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  
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  
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  
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  
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  
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  
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  
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

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  
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  
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  
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  
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  
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塔中院之西則連  
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  
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  
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

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  
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  
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  
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即須先言當爲  
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  
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  
同慎勿暗投也其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  
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

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  
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矣我而恓惶  
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  
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  
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  
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闐車馬蹄歎  
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  
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率人  
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  
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

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  
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  
過尚有餘恐尔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  
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  
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  
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  
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  
也赤髮蜎奮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犖獸爪衣  
豹皮禪携乃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燧吐火喫血

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  
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  
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  
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于時數  
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  
數聲裂人馬散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  
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  
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官爵崇詢訪  
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鄉食  
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博異志終

### 重校甘澤謠序

濮陽李尚書家積書甚富予自少出公門下盡得觀  
覽然獨以未得甘澤謠爲恨知予心同此好每進見  
必屬訪之予奔走南北逾三十載交游縉紳之士殆  
遍海內並未有收藏此書者戊申春偶在丹陽道中  
遇舊所識楚僧廣惠自言往歲鄉人綦毋秀才有一  
緘託寄公留之故篋常以自隨今餘十年綦生已矣  
方將謁公以畢其志乃幸遇公於此予以知生亡因  
急發緘視之則甘澤謠也捧書掩泣而讀之曰自予  
丙子歲繆領鄉薦得侍李公承李公之意二十餘年  
未有所酬公與生今皆謝世矣惠公猶不忘十年之約  
竟完璧以付予百朋之錫何以加諸所恨者李公不

得一攬手斯編耳寧不重可歎哉謹重錄校訂其為  
書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簡則損缺不可復讀  
所載事亦皆詭恠難信蓋多寓言自宋以來諸名士  
多好言之散載諸集其書固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  
中書成於咸通戊子實懿宗改元之九年春雨中卧  
病所撰故以名其書原本鈔馮訛繆雜取他載錄文  
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刪定閏月朔日海虞楊儀  
夢羽記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韋駟

圓觀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圖澤傳并跋

